

關於《萬法歸一圖》中部落首領、活佛身份形象 及相關問題考析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黃銘瑤

摘要

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廟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竣工，此時洽逢土爾扈特等部落的東歸，部落眾首領受邀與乾隆在廟宇落成典禮上一同聽高僧講法，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萬法歸一圖》描繪的便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

關於此圖屏現主要有三位學者對其做過詳細的考證，本文主要在王家鵬及安雅琴等學者的研究及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萬法歸一圖》中部落首領的具體身份及兩位講法活佛再作考察和分析。並結合《皇清職貢圖》、2012年現世的十幅清宮油畫半身像、清宮唐卡等圖像資料，得出畫面中身著黃色花袍服的男子便是渥巴錫，其身旁則為策伯克多爾濟或舍楞，以及畫家對具體人物特徵身份做了詳細的區分與記錄等相關結論。另外，三世活佛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所戴之帽較少於其他文獻資料中見到。經推測，其應是由清朝皇帝結合佛教傳統法器、裝束與清朝頭冠之形制所製，再賜予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並一直沿襲為哲佈尊丹巴活佛系統所特有的一種冠帽。

關鍵字

《萬法歸一圖》屏、土爾扈特部東歸首領、格魯派

前言

清朝廷歷來有以繪畫記錄歷史事件的傳統，這在國力鼎盛的清乾隆朝（1736-1795）更是如此。《萬法歸一圖》屏【圖1】所描繪的便是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廟落成盛典上，乾隆皇帝與眾官員、僧侶，以及坐於乾隆對面的十位土爾扈特部等部落首領，共同聽高僧講法的歷史場面，他們背後的便是普陀宗乘之廟的主殿——萬法歸一殿。據廟內所立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等記載可知，普陀宗乘之廟本是乾隆為慶祝其母后八十大壽，並為了接待由青海、蒙古等地區前來祝壽朝見的各部首領而建造的，其開建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並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竣工。竣工之時也恰逢長期在西北遊牧的土爾扈特人，因不堪沙俄的壓迫，在首領汗王渥巴錫的率領下舉族東返歸順清朝廷。土部的東歸對於清朝廷來說有著重大的意義，因此清政府也連續舉辦賜宴會、封爵等活動來表達重視，並在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即普陀宗乘之廟的落成慶典上，邀請土部首領一同在萬法歸一殿前聽高僧說法。¹

《萬法歸一圖》以一種看似寫實的手法記錄了慶典的盛況。由畫面可看出中國傳統界畫、西洋透視、肖像、藏畫唐卡等畫法技巧的綜合運用，設色明亮華貴。現關於土部東歸及普陀宗乘之廟的建造歷史已有詳盡的敘述，但關於《萬法歸一圖》之作者、具體製作的狀況仍不是特別明晰。關於此圖屏的研究最主要有以下三位學者的考察：一、王家鵬在〈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一文中仔細梳理了土部東歸的歷史，並對圖像的風格以及圖畫的作者作了一定的分析和推測，他認為此圖應是由清宮西洋畫家艾啓蒙、漢人畫家姚文瀚及喇嘛所共同合作完成。² 二、2012年年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合辦了展覽「故宮博物院的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展品中有一幅《渥巴錫油畫像》屏（由德國博物館提供圖像資料，非原作）。另外在同年的十月，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亦展出了從德國收集來的十六幅乾隆年間清宮油畫半身像，聶崇正將其分為兩批：「土爾扈特部頭領像」九幅與「平定大小金川功臣像」七幅。³ 這兩個展覽的作品與《萬法歸一圖》屏有著密切關係。學者安雅琴在考察《渥巴錫油畫像》和九幅「土爾扈特部頭領像」時，就此兩組圖像與具體文獻記載的對應關係做了討論。⁴ 她指出了活計檔中「九月二十一日命艾啓蒙畫渥巴錫等十人像，並分兩份，一份賞賜，一份收貯」的此條記錄，⁵

¹ 關於土部東歸的歷史，具體參見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文物》10期（1996.10），頁86-92。

² 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6-92。

³ 聶崇正，〈再說清宮油畫半身像〉，《紫禁城》3期（2013.2），頁49-69。

⁴ 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7期（2017.7），頁76-88。

⁵ 此條完整記錄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3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504。

指的便是典禮中坐在乾隆對面的十位首領。「一份收貯」的十人像為《萬法歸一圖》屏中描繪人物的「草稿」，另外「一份賞賜」則在之後贈予了各位首領。但此條記錄的「十人像」又非與2012年所展出的十幅完全等同，後者僅有四幅畫像包含於前者之中，其餘六幅並不在前者的範圍之內。⁶ 安雅琴的具體分析會在此文章中再作詳細敘述。三、楊煦發表的兩篇文章則主要關注此圖屏描繪的建築與實際狀況之間的關係；在〈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築史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一文中，他指出王家鵬所說的「畫家將萬法歸一殿與群樓間距拉大」⁷ 的論述是不準確的。相反，經過比對後，作者發現畫家通過加高一層、減少開間的手法，整體壓縮了大殿周圍的庭院空間，在視覺上突出大殿及典禮的情況。⁸ 作者同時結合對《紅宮落成慶典圖》的考察，說明了畫家在對畫面建築的處理上賦予了另外的「政治意義」，是一種對歷史的「再詮釋」。由此亦可知，在看似寫實的畫面中，畫家根據其自身對於盛典所帶有的政治意義的理解，對畫面進行了不完全跟隨現實狀況的繪製處理；⁹ 而其第二篇文章〈熱河普陀宗乘之廟乾隆朝建築原狀考〉則主要對普陀宗承之廟在乾隆朝不同時期的變化、改建作詳細的建築各階段原狀考察，也因此發現了其之前所說的「畫家將群樓增加了一層」¹⁰ 實為錯誤，因為當時的建築實際上便是四層的，後因坍塌才有了現存建築所見的三層。¹¹ 但因本文並未觸及建築的問題，故這裏就不贅述了。

學者王家鵬、安雅琴對此圖屏上的具體人物及作者都作過一些有根據的推測，但其中似乎還存有未描述清楚的地方，故本文旨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廟的建造緣由、土部東歸等歷史史實以及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參照《皇清職貢圖》、清宮唐卡等圖像資料及文獻，對《萬法歸一圖》中部落首領們、兩位活佛的描繪，以及關於作者等問題再作探究和考察，觀察畫家在將歷史事件與宗教繪畫形式的結合上的處理方式及考量。

一、參與落成典禮並被繪入《萬法歸一圖》中的部落首領

《萬法歸一圖》不僅是作為廟宇落成慶典的紀念，對土部東歸這一重大的

⁶ 同注釋4。

⁷ 詳見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8。

⁸ 楊煦，〈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築史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2011.10），頁104-120。

⁹ 楊煦，〈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築史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頁114-119。

¹⁰ 詳見楊煦，〈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築史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頁109。

¹¹ 楊煦，〈熱河普陀宗乘之廟乾隆朝建築原狀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2013.1），頁41-158。

歷史事件的紀念亦是其所承載的重要意義，而畫面對於首領們的描繪也因此得到重視。在畫中我們可以看見，大殿內部乾隆皇帝的對面，坐有十位穿著少數民族服飾的首領。仔細看來，前排穿著黃衣及他右手側穿著灰藍衣的男子所戴之冠與其餘八人不相同，這說明了他們在身份上的特殊性，且畫家也選擇將其加以表現和強調【圖2】。查閱《皇清職貢圖》中關於土爾扈特人東歸後形象的記錄，可見：

土爾扈特舊為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先世和鄂爾勒克汗與綽羅巴斯巴圖魯渾台吉不睦，逐徙入俄羅斯額濟勒地，五傳而至敦嚕布喇什汗。乾隆二十一年曾遣使入貢三十六年，其子渥巴錫與合族台吉謀挈全部十萬餘眾歸順既入覲。

封賞有差于伊犁，附近擇地分居。其俗重黃教事游牧，台吉紅纓平頂深簷冠衣長袖錦衣絲絛革鞮。婦人辮髮雙垂耳，貫珠環冠紅纓高頂，衣鞮與男子同其。宰桑紅纓高頂帽衣錦衣束帶。人民則素帽褐衣而已。¹²

經由圖像的對比，可發現此兩人的裝束符合《皇清職貢圖》中「土爾扈特台吉」的形象【圖3】，亦符合文字中「紅纓平頂深簷冠」、「長袖錦衣」、「絲絛革鞮」等的描述，說明他們兩人應為「台吉」。台吉在清朝記載蒙藏及其他少數民族規令的《理藩院則例》中可見為清朝政府賦予的一種爵位，且可世襲。¹³ 而其餘八人則符合「土爾扈特宰桑」的形象裝束【圖4】，「宰桑」即為部落的首領，位置處於台吉之下。¹⁴ 這說明就畫面的表現來看，十人中仍有一定的等級、身份區別。

那麼這兩位台吉以及這八位宰桑又具體是誰呢？直至2012年渥巴錫半身油畫像【圖5】以及九幅土爾扈特部頭領像【圖6】的現世，土部各首領的真實樣貌才得以為人所知，這兩批油畫像的現世也引起了一些相關的猜測及討論。

¹² (清)傅恆等編纂，殷偉、徐大軍、胡正娟點校，《皇清職貢圖》(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底本，頁601。

¹³ 如《理藩院則例》乾隆朝·錄勛清吏司上「一台吉」條：「順治十八年題准：台吉、塔布囊頂帶坐褥，照在內官階給與……身故後，准其子孫暨親兄弟世襲罔替」、「乾隆十七年諭：定例內蒙古親王之子弟，年已及歲者，授為一等台吉；郡王、貝勒之子弟，授為二等台吉，貝子、公之子弟，授為三等台吉。其襲爵之子，並無區別。」具體詳見：趙雲田點校，《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13-15。

¹⁴ 如《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十九)》所載：「又諭曰，舒赫德奏稱，據土爾扈特努嚕佈告知，渥巴錫屬下宰桑巴勒黨等四人暗商率領所屬……」。具體詳見：《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十九)》影印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卷九三〇之二，頁13469。

在《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載有：

上御澹泊敬誠殿，新封之土爾扈特卓哩克圖汗渥巴錫、布延圖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弼哩克圖郡王舍楞、土謝圖貝勒恭格、濟爾哈朗貝勒默們圖、烏察喇勒圖貝子沙喇扣肯、阿穆爾賚貴貝子雅蘭丕爾、一等台吉德勒德什、達木拜紮勒桑、四等台吉懇澤等謝恩。南掌國貢使叭西哩門遮昆行禮，賞賚有差。¹⁵

學者安雅琴在文章中指出，王家鵬所指認的《萬法歸一圖》中首領應該為土部在八月二十四日，受封爵之二十九人中排名最靠前的十二人，但除了其中在途中病故的根敦諾爾市外，十一人的數量與畫面中「十位少數民族首領」明顯不符合，故她認為王家鵬的說法是錯誤的。¹⁶ 她繼而考證《清高宗實錄》的記載，得出從伊犁到木蘭圍場再到避暑山莊的正殿澹泊敬誠殿，因路途的奔波以及受賜等級的遞增，隨行人數逐漸減少的結論。最終在最接近落成典禮前的覲見中，有以上所列的「乙卯」（九月十八日）的條目，僅列舉了十位首領在澹泊敬誠殿受賞賜。安氏因此認為二十日參與落成典禮，且被畫入《萬法歸一圖》的十位首領即為以上所述。¹⁷ 儘管「十八日」與「二十日」只相差兩天，且到達熱河的首領已不算多了，但是否可以因此就確定二十日參與典禮的首領便是以上列舉之人？另外，在作者之前的敘述以及此條記錄中可知，這十位將領中至少有包含渥巴錫在內四位「台吉」，他們是渥巴錫、一等台吉德勒德什、四等台吉懇澤以及弼哩克圖郡王舍楞。但通過以上與《皇清職貢圖》的圖像對比可見，《萬法歸一圖》屏中僅有兩位「台吉」，因此由文獻推論得出的畫中人身份與畫面表現不相符。《皇清職貢圖》對圖像的採集時間為「乾隆辛卯季秋月」¹⁸，即乾隆三十六年，也即普陀承之廟落成慶典之年，所以圖像表現應是正確的。

若將《萬法歸一圖》中兩位「台吉」與新疆文物展中展出的《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像》【圖5】作對比，可確定《萬法歸一圖》屏中的前排身著黃色底花袍的應為渥巴錫（渥巴西），而不是王家鵬先生所說身著棕色底花袍的那一位。¹⁹ 一是因為裝束特徵上的差異，二是因為《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像》中的「渥巴錫」額頭上有一褐色的痣，而在《萬法歸一圖》屏中著黃底花袍男子額頭也有類似的特徵，只是交待地較為簡易。

但關於裝束的圖像對比，可能還存有一些問題，如果畫家是忠實地描繪了

¹⁵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一八）》，卷八百九十三之三，頁12786。

¹⁶ 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頁80。

¹⁷ 同上注。

¹⁸ （清）傅恆等編纂，殷偉、徐大軍、胡正娟點校，《皇清職貢圖》，頁599。

¹⁹ 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8。

現場的情況，那麼可能存在以下兩種情況：一、確實參與典禮的只有兩位台吉及八位宰桑，只是在文獻上還沒有能證明的證據；二、與十幅油畫半身像中人物身著清朝朝服的形像不同，《萬法歸一圖》中的首領均穿著自己的民族服飾，這或許是這場典禮及說法盛會所帶有的「民族團結」政治內涵所使，因此首領們需要以其作為少數民族的身份來參加，所以他們在畫面中體現出的裝束等級區別，可能僅反映宗族內部的等級關係，而文獻所記錄的爵位名稱則是清統治者重新賦予與賞賜的。而在典禮當天，他們則還是按照宗族內部的規則來穿著，故與文獻記載不相同。且如果查閱文獻，確實可看到他們前綴頭銜的變化：八月二十四日，福隆安等奏對渥巴錫等二十九人予以封爵；²⁰ 在《清高宗實錄》中，六月二十五日條有「新土爾扈特部台吉舍楞……德勒德什……綽羅斯台吉懇澤」²¹ 而在八月二十四日冊封之後的九月十八日，則變成「弼哩克圖郡王舍楞……一等台吉德勒德什……四等台吉懇澤」²² 故這種情況下解釋「圖史不符」是有可能的，但詳細的爵位名稱的變化需要更多材料的支撐。另外，也有可能是畫家並未完全按照實情來進行描繪，又或是在觀察與描繪時未明確注意細節，只以頭冠來區分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首領。

如若按照以上畫家如實描繪的第二種情況推論，參照到達木蘭圍場入覲，且應可確定為台吉的有四位：舊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渥巴錫侄子，但比其年長）、新土爾扈特台吉舍楞、綽羅斯台吉懇澤。²³ 與2012年現世的十幅油畫對照，可發現坐在渥巴錫旁邊身著灰藍色花袍服的首領與《綽羅斯台吉懇澤像》相距甚遠【圖7】，而更為接近《土爾扈特部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像》【圖8】，另舍楞的畫像並未現世，無法比對。因此，此人應為策伯克多爾濟或舍楞其一。

二、兩位黃教（格魯派）的說法活佛

章嘉呼圖克圖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清代藏傳佛教四大活佛。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與乾隆一起長大，其後也因其才能協助乾隆左右，在邊疆的鞏固和民族宗教政策的推行、對佛經的轉譯等工作上，都立下了功勞，是乾隆時期處理宗教事務的能手。²⁴ 而在普陀宗承之廟落成之際，他也受邀在典禮上說法，《內務府奏銷檔》乾隆三十六年便記載

²⁰ 引自安雅琴文注釋22：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譯編《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44-47。

²¹ 同上注，頁114-118。

²² 同注釋10。

²³ 同注釋10。

²⁴ 「三世章嘉」詞條，網址：故宮博物院 <<https://www.dpm.org.cn/lemmas/244286.html>>（2020年6月23日檢索）

:

佈達拉開光奉旨：「喇嘛一千名讀經，奏准添派遞供喇嘛一百一十三名，共一千一百一十三名。內除熱河各寺廟喇嘛七百多名，又章嘉呼圖克圖等所帶弟子奏派一百名外，至現在由京派往三百一十三名，於七月十三日起，分為三次起程前往。」²⁵

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中，亦載有：

鐵兔年（1771）天命文殊大皇帝在熱河仿照西藏的佈達拉宮興建一座大寺院。……臨近竣工時，皇上傳諭：「章嘉國師可去多倫諾爾，在彼處按哲佈尊丹巴向朕所請，為他傳授沙彌戒以及所求佛法，爾後兩位上師一同至熱河見朕，主持新建的普陀宗乘廟竣工典禮和祈願法會。」

……此後章嘉國師同哲佈尊丹巴活佛一起前往熱河，朝見大皇帝。不久他們主持了普陀宗乘的落成典禮和千餘名僧眾集聚的祈願法會。福田施主共同商議，委任喇嘛頭目，常駐此寺，負責建立聽講菩提道次第的僧伽，並從皇上的府庫中撥給生活費用，供養僧人。²⁶

由此可知在慶典上，是由章嘉與哲佈尊丹巴共同主持法會，亦即《萬法歸一圖》中，殿前廣場中央的兩位活佛。此處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三世為年僅14歲的伊什丹巴尼瑪（1756-1773），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轉世於西藏里塘。通過上述引文可知，乾隆指示章嘉為伊什丹巴尼瑪傳授沙彌戒。

王家鵬在〈土爾扈特部東歸與《萬法歸一圖》〉中指出，畫面中右側頭戴黃色尖頂僧帽，面龐豐滿的人物為章嘉【圖9】，因為其與故宮所藏的《三世章嘉國師坐像》【圖10】、《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即呼圖克圖——筆者注）唐卡》【圖11】面像特徵一致；而另一位面頰消瘦，戴黑褐色帽簷黃色尖帽的是14歲少年哲佈尊丹巴【圖12】。²⁷ 在面像的對比中，右邊活佛「圓潤的鼻頭」以及眼角的皺紋等特徵與學者列舉的圖像、雕像相吻合，讓我們可以確定右側人物即為章嘉。而在服飾的繪製上，這兩位活佛也有著明顯的區別。

戴黃帽、穿黃衣是宗喀巴大師在創建格魯派時，為了眾僧侶放棄不重戒律

²⁵ 引自王家鵬文注釋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奏銷檔》，302-305冊，頁57。

²⁶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256-260。

²⁷ 王家鵬，〈土爾扈特部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9。

的惡習而恢復的規制。他規定僧侶需戴黃色的僧帽，以示與其他戴紅帽、黑帽的教派有別，所以他們也被稱為「黃帽派」或「黃教」。²⁸ 清政府也按照黃教的傳統制定了眾僧侶的裝束。《理藩院則例》中便記載有：

康熙六年題准：「喇嘛等許服金黃、明黃、大紅等色，班第等許服大紅色，其餘不得擅服。曾被上賜者，各色俱准服。」²⁹

在《萬法歸一圖》中，可見殿前的小廣場圍坐有眾多的僧侶，他們穿著紅黃兩色的長袍服，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制，一種是具有褐色圓領的對襟，一種為右衽衣襟，外搭有大紅、深紅或是明黃、金黃的袈裟。而位於中間的章嘉和哲佈尊丹巴則披有深於其他僧侶的袈裟。且可以發現，兩人中位於左側的哲佈尊丹巴袈裟上繪有「雲紋」，其頭戴有黑褐色帽簷的黃色尖帽，手持有三角法器；而右側的章嘉則頭戴僧帽「班夏」。此帽又名「班智達帽」，代表著淵博的學識及最高的學位，各大寺院、各教派的赤巴、堪布、上師以及寺院的活佛才可穿戴，帽簷的兩條下垂帶有長短之分，長的代表精通十明學稱班仁，短的則代表精通五明學稱班通。³⁰ 此帽在一些繪製重要佛教高僧的唐卡像中可常見，如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畫傳唐卡》【圖13】以及以上所提及的《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右上方的「二世章嘉」【圖14】等。頭戴「班夏」的章嘉同時手持念珠，其黃色袈裟相對於哲佈尊丹巴的來說，圖紋裝飾較為簡單，僅出現在袈裟紅色的邊緣及背部藍色的布料上。且仔細看來，可發現章嘉袈裟上存在「色塊缺失」的情況【圖15】，泛白處有著與哲佈尊丹巴袈裟上相同的紋飾，不知是畫家的修改痕跡還是因時間長遠顏色掉落而致。

除了「班夏」，格魯派僧侶更常使用的應是呈雞冠狀的「孜夏」僧帽【圖16】。「孜夏」依等級的不同又分為「卓孜瑪」和「卓魯」，前者的冠穗攏在一起，格魯派中大小執事常著之；而「卓魯」冠穗則是散的，格魯派中一般僧人常著之。³¹ 但「孜夏」僧帽並非黃派獨有，在西藏各教派中有著廣泛的使用，在不同教派與寺廟具體規定之間有著細微的差別。³² 而《萬法歸一圖》屏中哲佈尊丹巴所戴飾以黑色短鬃毛瓣狀帽簷的黃色尖頂帽在佛教藝術或是文獻記載中則較為少見。通過對幾位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派系活佛的唐卡圖像及雕像的觀察可見，此帽應是哲佈尊丹巴派系所獨有。在朱爾騰所編著的*Mongolian Sculpture*一書中便收錄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銅雕像圖像【圖17】，另在繪製六世哲佈尊丹巴【圖18】、七世哲佈尊丹巴【圖19】的唐卡中亦可見此冠帽。但也許是哲佈尊丹巴體系的衰落以及相關圖像、文獻資料的缺乏，現尚未

²⁸ 宛華，《唐卡藝術彩圖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6），頁168。

²⁹ 趙云田點校，《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239。

³⁰ 達娃，〈藏傳佛教僧服淺述〉，《西藏藝術研究》2期（2012.2），頁52。

³¹ 達娃，〈藏傳佛教僧服淺述〉，頁51。

³² 同上注。

見對此帽形制詳細的研究，筆者僅在此作簡要的敘述。

如上所述，由現可搜尋到的圖像資料看來，此帽最早出現在一世哲佈尊丹巴銅雕像的形象中。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名羅佈藏旺佈紮木薩佈紮姆薩。他在1649年前往西藏修法，晉謁了四世班禪喇嘛及五世達賴喇嘛並受沙彌戒，達賴喇嘛授予其哲佈尊丹巴尊號，在之後的十年，他積極弘法，逐被尊為喀爾喀地區最高政教首領。其在抵制沙俄侵略、調停喀爾喀地區左右翼的紛爭以及實現清王朝統一大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³³ 從圖像17、18、19可見，幾世哲佈尊丹巴所戴之帽帽身呈黃色尖頂，與「班夏」類似。而其帽簷呈蓮花瓣狀。在《三世章嘉唐卡》中，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央的老年三世章嘉，身著清朝官服，頭上同樣帶有深色毛質帽簷的黃色尖頂帽，整體裝束體現了他在清乾隆時期大國師的崇高身份【圖11】。³⁴ 此裝束在乾隆為了紀念六世班禪而欽命宮廷畫師所繪製的《六世班禪唐卡》中也可看到【圖20】。³⁵ 雖然藏區、少數民族的帽子亦常有毛質帽簷【圖21】，但與清宮內所製相比使用的則是較長硬質的毛。因此從帽簷質感看來，應更接近清宮之製。《萬法歸一圖》中哲佈尊丹巴所戴之帽帽簷質感與之相似，那麼它是否也與清政府相關呢？

特別的是，此冠帽頂尖部分呈現了與「班夏」尖頂相比更為複雜的形狀。經由對比，似乎與佛教中常用的「金剛杵」相像【圖22】。「金剛杵」本為帝釋一種電光的稱呼，後常用於稱謂諸神力士所持用的武器。其尖端銳利，後來的密教採取其「摧毀敵者」的含義，使之成為諸尊聖神的器仗，亦作為法器用於修法當中。³⁶ 而一世哲佈尊丹巴在抵禦沙俄外敵上做出的巨大貢獻，似乎與「金剛杵」的意涵十分貼切。此外，在歷史上有帝王對傑出的宗教人士贈授冠帽的傳統，如元帝賜予噶瑪噶舉紅帽派的紅帽等。因此，是否也可推測此帽如元帝賜予紅冠帽般，是康熙贈與一世哲佈尊丹巴，並成為此活佛體系所特有的裝束呢？14歲的哲佈尊丹巴是乾隆在二世圓寂後，為防止地方因爭獻靈童而引起糾紛，以及防止喀爾喀蒙古政教合一，而親自指派「轉世」的。³⁷ 從帽子的整體形制似乎可看出哲佈尊丹巴與清朝的密切聯繫。自三世開始，哲佈尊丹巴體系開始由盛轉衰逐步被清政府所控，這樣的發展在帽子中似乎已可見端倪。

除了服飾之外，章嘉與哲佈尊丹巴二人露出的手均結說法印，亦切合畫作

³³ 劉大偉，〈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研究〉（博士論文，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2017），頁21-27。

³⁴ 李中路撰，〈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網址：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1035.html>>（2020年6月20日檢索）

³⁵ 李中路撰，〈六世班禪唐卡〉，網址：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0988.html>>（2020年8月16日檢索）

³⁶ 祥雲法師著，《佛教常用「唄器、器物、服裝」簡述》（福建：福建省佛教協會，1993），頁22-24。

³⁷ 劉大偉，〈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研究〉，頁37。

的主題，可見畫家在服飾上對兩者的作了詳細的區分，在動作上也作了寫實的處理。

三、關於作者及繪製時間的討論

現關於《萬法歸一圖》屏的作者是誰的問題尚未能找到明確的史料記載，而學者楊伯達、王家鵬及安雅琴都對此做出過推測，他們皆認為此圖與畫家艾啓蒙、姚文瀚及畫院喇嘛相關。³⁸ 在《清代院畫》中，楊伯達指出：在典禮舉辦後，弘曆命艾啓蒙畫了渥巴錫等人臉像，姚文瀚創作了《依勒爾經圖》和《筵宴圖》。³⁹ 楊氏文中的《依勒爾經圖》就是《萬法歸一殿圖》，他認為此畫由姚文瀚起稿並繪乾隆「御容」、渥巴錫等人肖像由艾啓蒙繪，另外建築、人物、山水、祥雲則由畫畫人、畫喇嘛合作完成。⁴⁰ 對此，楊伯達並沒有給出具體的判斷依據，而在《造辦處活計檔》中可見一則：

十月二十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內開九月十八日太監胡世傑傳旨，佈達拉廟內依勒爾經圖著姚文瀚起稿呈覽欽此。⁴¹

作者應是按照此條記載來進行推斷的，但記錄中所述「佈達拉廟內」是否說明了這幅圖是繪於廟內呢？作者又另外根據什麼來判定《萬法歸一殿圖》即為其中的《依勒爾經圖》？也許因此，後來的學者如王家鵬與安雅琴並沒有繼續關注此條記載，而主要引用以下兩則清宮活計檔記錄來推斷《萬法歸一圖》屏的作者：

1.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哲穆尊丹巴胡圖克圖著艾啓蒙畫臉像一幅。再渥巴錫等著艾啓蒙畫臉像十幅，欽此。於本日畫得臉像樣呈覽奉旨：將渥巴錫等照樣畫二分，一分賞給，一分收貯，欽此。⁴²
2. 九月二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哲穆尊丹巴胡圖克圖著艾

³⁸ 三位學者的觀點分別出自：楊伯達，《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74-75、王家鵬，〈土爾扈特部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91-82、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頁80。

³⁹ 楊伯達，《清代院畫》，頁74-75。

⁴⁰ 同上注。

⁴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34）》，頁503。

⁴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34）》，頁504。

啟蒙畫臉像二幅，其衣紋著姚文瀚起稿，完時著喇嘛畫，得時裱掛軸二軸，欽此。⁴³

王家鵬主要根據這兩條記載及艾啟蒙、姚文瀚在清宮的活躍情況初步判定《萬法歸一圖》由他們兩位及喇嘛共同繪製。⁴⁴ 而安雅琴則指出這裏的「臉像十幅」應為《萬法歸一圖》中十位首領的油畫像草圖，且此油畫像分為兩份，一份作為《萬法歸一圖》的素材備用，另一份於次年的九月十三日才將畫像賞給像主人，但2012年兩個展覽中所展出的十幅油畫像僅包含了文獻中所指的其中四位首領之像，「臉像十幅」中另外六位舍楞、默們圖、沙拉喇扣肯、雅蘭丕勒、德勒德什、達木拜扎勒桑之畫像則還未現世。⁴⁵

另在《十朝詩乘》中載有：

西洋人供奉畫院者，即世寧而後推艾啟蒙。凡宣畫諸臣，多出其手。當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屬歸順，入朝於熱河避暑山莊，上命艾啟蒙往圖其形以進。⁴⁶

因此，雖然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但根據西洋畫家艾啟蒙對於渥巴錫眾人以及哲佈尊丹巴胡圖克圖畫像的繪製記錄，應可確定他為繪製《萬法歸一圖》屏的主要參與者。而對於此盛典中兩大說法活佛之一的章嘉在文獻記載中似乎「缺席」了，對此可能的解釋為章嘉此時作為國師，清宮內應已存有記錄其面容的畫像，畫家不需要再為其做畫稿準備。但查閱現可見的活計檔記錄尚未看到在典禮前關於章嘉法師的畫像繪製記載。現可見的一幅唐卡、一尊雕像，均製作於章嘉法師圓寂後，故此猜測還有待考慮。同時，記錄中亦透露出此圖的繪製應是採用清宮內常見的圖畫繪製模式，即多人合作，讓各名畫家得以發揮擅長之處，以在畫面中呈現最好的效果。

在《石渠寶笈》記載中，姚文瀚作為清宮重要的宮廷畫師共留下了個人作品四十一件、合作作品三件的記錄。⁴⁷ 關於姚文瀚是否參與了《萬法歸一圖》屏的繪製，學者們根據記載主要認為姚文瀚負責其中「起稿」的工作。⁴⁸ 如若與其他作品進行對比，從衣紋筆法來說，是相類似的【圖2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家鵬指出《萬法歸一圖》採用了唐卡繪畫中典型的金字塔的構圖

⁴³ 同上。

⁴⁴ 同注釋1。

⁴⁵ 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頁82。

⁴⁶ 轉引自安雅琴文注釋60：（清）龍顧山人纂，卞孝萱、姚松點校《十朝詩乘》卷十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25。錢鐘聯主編《清詩紀事》第八冊（乾隆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5000-5001。

⁴⁷ 聶崇正，〈乾隆朝如意館「畫畫人」姚文瀚〉，《紫禁城》6期（2012.6），頁92-103。

⁴⁸ 參見楊伯達文，頁75、王家鵬文，頁92、安雅琴文，頁81。

，⁴⁹ 雖不知整體的構圖是否由姚文瀚所定，但在同為姚文瀚所創作的《七夕圖》軸【圖24】中，我們可看見畫面採取了與《萬法歸一圖》屏相類似的鳥瞰視角，以及以建築為中心向兩邊展開的、接近金字塔的構圖，這在其他故宮所藏的姚文瀚作品，以及與七夕題材相關的繪畫作品中都是不曾出現的。雖然《七夕圖》軸無明確的創作時間，但或許可以猜想此圖是姚文瀚經過《萬法歸一圖》屏繪製的嘗試後，所選擇沿用的構圖。同時，此兩圖的關聯及獨特性也增加了姚文瀚作為《萬法歸一圖》屏參與者的可能性。

四、結論

綜上所述，根據與《皇清職貢圖》的圖像對照，可確定《萬法歸一圖》中十位部落首領中有兩位為「台吉」身份，其餘八位為「宰桑」身份，但這與安雅琴所梳理的，文獻記載中參與典禮的人物身份不符。原因可能在於當天與會的各部落首領並非如安雅琴根據「九月十八日在澹泊敬誠殿受賞賜」⁵⁰ 此條記錄推斷出的具體人物；亦有可能是文獻的頭銜載述按照的是清朝廷的標準，而典禮當天及畫家的描繪按照的是部族內部的等級劃分所區別的裝束；同時，亦有可能是畫家未如實畫出當天的情形，具體的情況需要更多的資料來進行佐證。但可以確定的是，其中坐於第一排的黃色花袍服男子即為渥巴錫，而坐於其身旁的為策伯克多爾濟或舍楞。而大殿前正在說法的活佛，畫面左側的為14歲的三世哲佈尊丹巴，右側的為三世章嘉。哲佈尊丹巴所戴之帽在佛教圖像中並不常見，應是哲佈尊丹巴活佛體系所獨有的。此帽應為清朝廷在佛教傳統法器裝束上與清朝服飾相結合加以改造的，也喻示著哲佈尊丹巴與皇室密切的關係，而畫家的繪製即對人物的具體身份做了詳細的區分與記錄。另關於作者的討論，現應可確定有西洋畫家艾啟蒙的參與，而姚文瀚創作的《七夕圖》軸與《萬法歸一圖》屏構圖上的聯繫，增加了姚文瀚作為《萬法歸一圖》屏作者之一的可能性。

⁴⁹ 同注釋1。

⁵⁰ 同注釋15。

引用書目

文獻史料

1. (清)傅恆等編纂，殷偉、徐大軍、胡正娟點校，《皇清職貢圖》，揚州：廣陵書社，2008，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底本。
2. (清)龍顧山人纂，卞孝萱、姚松點校《十朝詩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十九)》影印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3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6.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譯編《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7. 趙云田點校，《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8. 錢鐘聯主編，《清詩紀事》第八冊(乾隆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中文專書

1.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比多吉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2. 宛華編著，《唐卡藝術彩圖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6。
3. 祥雲法師，《佛教常用「唄器、器物、服裝」簡述》，福建：福建省佛教協會，1993。
4. 楊伯達，《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

中文論文

1. 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文物》10期(1996.10)，頁86-92。
2. 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7期(2017.7)，頁76-88。
3. 楊煦，〈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

- 圖像作為建築史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2011.10），頁104-120。
4. 楊煦，〈熱河普陀宗乘之廟乾隆朝建築原狀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2013.1），頁41-158。
 5. 聶崇正，〈試說渥巴錫油畫像的作者〉，《紫禁城》8期（2012.8），頁106-109。
 6. 聶崇正，〈再說清宮油畫半身像〉，《紫禁城》3期（2013.2），頁49-69。
 7. 聶崇正，〈乾隆朝如意館「畫畫人」姚文瀚〉，《紫禁城》6期（2012.6），頁92-103。
 8. 達娃，〈藏傳佛教僧服淺述〉，《西藏藝術研究》2期（2012.2），頁48-55。
 9. 劉大偉，〈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研究〉，博士論文，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2017。

網路資料

1. 「三世章嘉」詞條，網址：故宮博物院 <<https://www.dpm.org.cn/lemmas/244286.html>>（2020年6月23日檢索）
2. 李中路撰，〈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網址：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1035.html>>（2020年6月20日檢索）
3. 李中路撰，〈六世班禪唐卡〉，網址：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0988.html>>（2020年8月16日檢索）

圖版目錄

- 【圖 1】佚名，《萬法歸一圖》屏，清，絹本設色，長 163.8cm，寬 110.8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minghuaji.dpm.org.cn/paint/appreciate?id=eec073e784894c7fb83b2acaa573834a>>（2020 年 7 月 2 日檢索）
- 【圖 2】《萬法歸一圖》屏，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 【圖 3】門慶安等繪，《皇清職貢圖》「土爾扈特部台吉」，《欽定四庫全書》本，卷九。圖版出處：中國基本古籍庫。
- 【圖 4】門慶安等繪，《皇清職貢圖》「土爾扈特部宰桑」，《欽定四庫全書》本，卷九。圖版出處：：同圖 3。
- 【圖 5】佚名，《土爾扈特汗渥把錫油畫像》屏，清，紙本設色油畫，尺寸不詳，德國賴斯博物館藏。圖版出處：蒙周，〈德國博物館意外發現土爾扈特部英雄渥巴錫真實畫像〉（2019），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5KtqpMspRcPAanXnBOSbxQ>>（2020 年 7 月 20 日檢索）
- 【圖 6】佚名，土爾扈特部頭領像，清，舊藏於德國，尺寸不詳。圖版出處：聶崇正，〈再說清宮油畫半身像〉，《紫禁城》3 期（2013.2），頁 48。
- 【圖 7】佚名，《綽羅斯四等台吉懇澤》，清，舊藏於德國，尺寸不詳。圖版出處：聶崇正，〈再說清宮油畫半身像〉，頁 59。
- 【圖 8】佚名，《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圖版出處：聶崇正，〈再說清宮油畫半身像〉，頁 51。
- 【圖 9】《萬法歸一圖》屏，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 【圖 10】a. 佚名，《三世章嘉國師坐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銀間鍍金，高 75cm，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0424.html>>（2020 年 7 月 20 日檢索）
b. 《三世章嘉國師坐像》，局部。圖版出處：同上。
- 【圖 11】a. 佚名，《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18 世紀，布本設色，通長 186cm，寬 120cm，畫心縱 117cm，橫 61cm，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1035.html>>（2020 年 7 月 20 日檢索）
b. 《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局部。圖版出處：同上。
- 【圖 12】《萬法歸一圖》屏，清，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 【圖 13】佚名，《宗喀巴畫傳》，刺繡唐卡，佈達拉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宛華編著，《唐卡藝術彩圖館》，頁 167。
- 【圖 14】《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1。
- 【圖 15】《萬法歸一圖》屏，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 【圖 16】「孜夏」僧帽。圖版出處：達娃，〈藏傳佛教僧服淺述〉，《西藏藝術研究》2 期（2012.02），頁 51。

- 【圖 17】佚名，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像，蒙古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初，烏蘭巴托甘丹寺藏。圖版出處：〈「嘉德春拍」稀世之珍：蒙古 17 世紀銅鑲金一世哲佈尊丹巴·紮納巴紮爾像〉，網址：〈https://www.360kuai.com/pc/9d2f457cb462fb7a2?cota=4&kuai_so=1&sign=360_e39369d1〉（2020 年 8 月 30 日檢索）
- 【圖 18】佚名，《六世哲佈尊丹巴》，尺寸藏地不詳，局部。圖版出處：數據唐卡 <<http://php.datathangka.com/thangka/public/index.php/Index/index/detail/id/2023.html>>（2020 年 8 月 30 日檢索）
- 【圖 19】佚名，《七世哲佈尊丹巴》，局部，尺寸、藏地不詳。圖版出處：數據唐卡 <<http://php.datathangka.com/thangka/public/index.php/Index/index/detail/id/1057.html>>（2020 年 8 月 30 日檢索）
- 【圖 20】佚名，《六世班禪唐卡》，清乾隆，縱 168cm，橫 68cm，故宮博物院舊藏。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fully_search/%E5%85%AD%E4%B8%96%E7%8F%AD%E7%A6%AA>（2020 年 8 月 19 日檢索）
- 【圖 21】a. 《皇清職貢圖》「西藏所屬穆安巴番人」，卷二。圖版出處：中國基本古籍庫。
b. 《皇清職貢圖》「伊犁等處民人」，同上。
- 【圖 22】金剛杵。圖版出處：〈金剛杵、降魔杵與金剛槩的區別〉，網址：<<http://www.xiguantongyi.com/content/?1612.html>>（2020 年 8 月 30 日檢索）
- 【圖 23】姚文瀚，《勘書圖》軸，縱 50.2cm，橫 42.8cm，局部，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聶崇正，〈乾隆朝如意館「畫畫人」姚文瀚〉，頁 95。
- 【圖 24】姚文瀚《七夕圖》軸，縱 176.5cm，橫 92.2cm，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聶崇正，〈乾隆朝如意館「畫畫人」姚文瀚〉，頁 97。

圖版



【圖1】《萬法歸一圖》屏。



【圖2】《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圖3】土爾扈特部台吉，《皇清職貢圖》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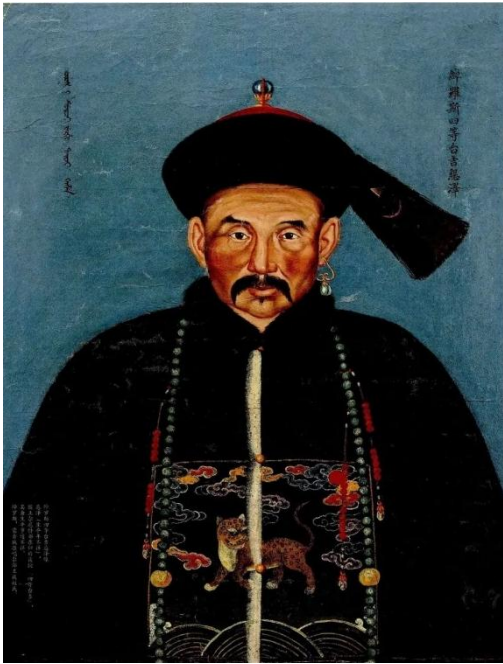
【圖4】土爾扈特部宰桑，《皇清職貢圖》卷九。



【圖 5】《土爾扈特汗渥把錫像》。



【圖 6】土爾扈特部頭領像（按聶崇正語）。



【圖 7】綽羅斯四等台吉懇澤。



【圖 8】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



【圖 9】《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圖 10】a. 《銀間鍍金三世章嘉國師坐像》。



b.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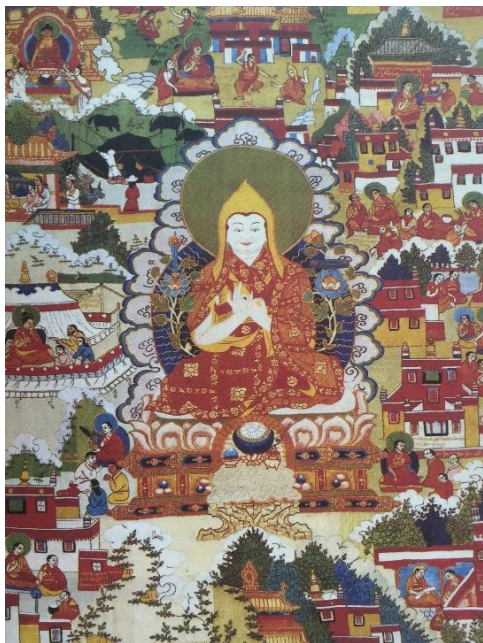
【圖 11】a. 《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



b. 局部



【圖 12】《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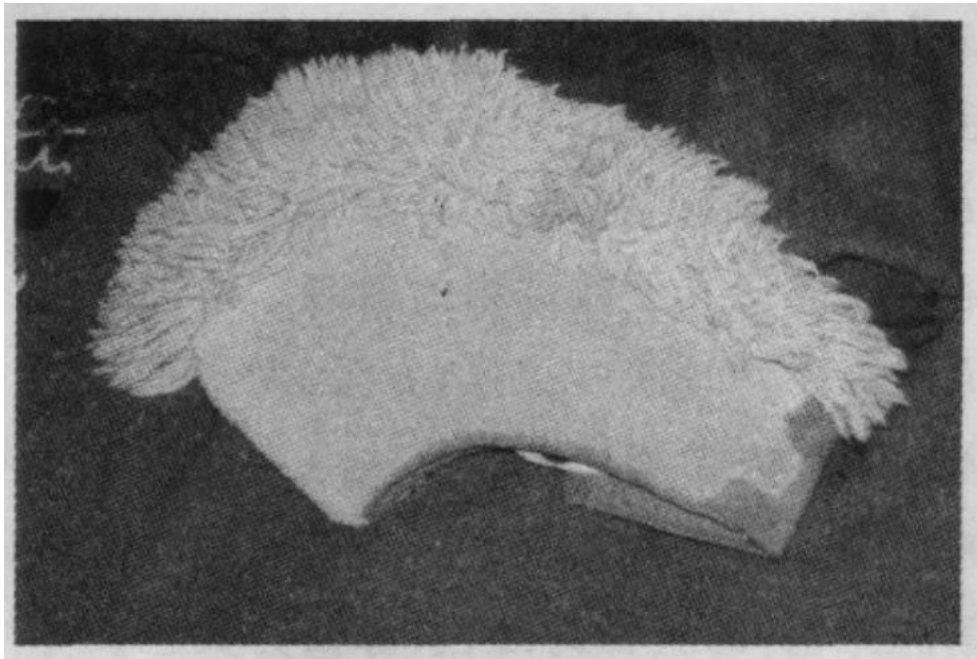
【圖 13】《宗喀巴畫傳》，刺繡唐卡。



【圖 14】《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局部。



【圖 15】《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圖 16】「孜夏」僧帽。



【圖 17】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局部。



【圖 18】六世哲佈尊丹巴，局部。



【圖 19】七世哲佈尊丹巴，局部。



【圖 20】《六世班禪唐卡》。



【圖 21】 a. 西藏所屬穆安巴番人，
《皇清職貢圖》卷二。

b. 伊犁等處民人，
《皇清職貢圖》卷二。



【圖 22】 金剛杵。



【圖 23】姚文瀚《勘書圖》軸，局部。



【圖 24】姚文瀚《七夕圖》軸。